

深可戒忌

偏憎偏愛

傳曰偏憎偏愛世固有之而後妻尤甚惜其莫悟我爲人妻夫不幸死遂至棄去不復更恤其家諸婢呱呱亦不復問爲妻爲母當如是耶婦人大節至此已喪其可更於後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稱爲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龜山曰觀其論婦人再適至云寧俄死不可再適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曉如何敢下這般言語大抵婦人大節惟此而已大節一喪復何足道請以一二因果娶前妻之子爲後妻所虐與不能制一日忽見前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不死誰無子母之情爾奚爲虐我所生我已訴于陰府與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當殺汝夫婦後妻大懼自此不復敢虐張開娶乳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前孔氏

忽自家出哭撫其子旣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泣涕每盈

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裏殘妝粉

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冢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

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訢于連帥連帥繳奏于朝李氏特配嶺南然則爲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贊曰

憎必知善愛當知惡所見一偏

是非顛錯盧杞姦邪德宗不覺

黨錮所憲元禮孟博欲得其平

好惡無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退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趙井

傳曰漢天師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爲用利濟廣博越

而過之即爲觸穢烏得無罪不聞吳湛鄖之事乎昔吳進爲縣吏所居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爲清徹衆人賴之湛爲菜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一白螺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厨中飲食已辨心大異之

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

湛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寢實告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餓

居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不見李鄆爲河山令縣有河山巖巖半

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處各有一崖斛承之如鑄出狀鄆一日携家出遊無何侍婢雪見輒就斛浣巾立爲震霆所擊即而視之則其斛已碎別安一斛於下流矣然則井泉當遙護乎比見世人多

不曉此故悉陳之

贊曰

伯益作井 清潔為德 養而不窮
寒泉可食 奈何弗敬 視同瓦礫
耿恭端拜 枯甃涌溢 有神司之

功利無極

越竈

傳曰按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竈居群祀之中按月令四時共有十二祀竈居夏之三祀太上曰世間惟太一大神檢察世人善惡長短世人不知其觸犯者衆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無祭家竈及祀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天師門下科令者祀竈當用社日春向門左秋向門右黃帝曰凡欲求男女生產平安婚娶和合壽命延永學問聰明仕宦遷進人皆愛敬貴人惟喜宅不虛耗家得平安舟車無虞田蠶稱意市易和合訟訴得直益賊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安伏連斷絕呴誓解散瘟疫水除乃至禳厭破射杜逐虎狼皆當祭祀竈神

昔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恩適臘日晨

炊忽見竈神現于其前子方再拜每值臘

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是故陰氏子孫世世祀竈然則竈可越乎

贊曰

竈司火政 烹飪自出 有相之道
祀典所秩 功在養人 肇爾家室
豈莫從事 可不祗栗 或取媚焉
又涓方術

跳食

傳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潔已自不可況跳過乎昔盛文肅度以病入冥所見極昏黑恍然如行曠野遺逢故相沈義倫曰喜君得還切頗語吾家人某死後頗以汗脚繫為苦舊及還呼沈之子諭之沈子但悲泣不已竟莫曉所謂汗脚繫者為何等事及服除徹靈座乃見一綱弊繩掛在靈榻

跳人

傳曰貧富貴賤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則皆一也其可輒跳昔劉溫叟以病命其子弟含藥藥中有使天靈骨者溫叟一見即歟然不樂並命致奠瘞于郊外翟林嘗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倚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龜山聞而大賞其語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苟於似人者輒生慢易則於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曉此乎

贊曰

德稟天地 秀鍾五行 人皆堯舜
此性之良 由拱荷條 禹式耦耕

跳手

艱鮮之奏 天下為烈 利常用近

一日不關

利常則玩

用近則襄

人苟無知

或致輕蔑

以食為天

敬心毋越

仲尼大聖 猶畏後生 騎項踏廁

失德之萌

損子墮胎

傳曰按真武靈應集記舒州金部員外郎

王充家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憂

慮求醫莫能審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門

中自縊空中聞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

是汝宿債乃請法師于家設醮懲禱家事

真武遂俄紅光附王氏言前生嘗爲藥婆

化責毒藥與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枉殺

尋復從墮卒難出離上帝震怒罰令永劫。

爲恒沙毒蛇今只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圓

中若不遇吾已爲蛇矣又按郭普州記信

可有女名引鳳初被二鬼追攝遍歷十一

八獄每門各有一廳最後一門大書地獄

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數百婦

人各有小兒抱捉號呼索命有孕兩三月

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桂麝香而偶至墮者

有因爭鬧而觸損者有爲精魅所擾而遂

壞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

兒不謹死非其命者有因觸乳而死者王
者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憫引

鳳既而得還具白其父信可因太書于天

寧寺壁以爲世戒然則損子墮胎是爲

乎惜其不知人身至貴待人身者誠亦爲

難竊嘗汝猶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

生天堂大惡直入地獄半善半惡未有去

處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須陰司注

擬有可去處然後得生不聞邵康節同胎

女子一墮胎後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嘗

十一關節東方八天七宿屬陽明生人三

魂西方八天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

八天七宿屬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

宿屬北極生人玄津無量妙一結爲紫戶

天中王炁上爲胎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

炁下液如始一月齋單無量天真胞命元

一黃演之炁下浹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

無受天嶽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浹是

也九炁既浹又有甲子水神爲之調暢血

脈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爲之調理肌肉使

越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或

以衣受或以衾受若亦如之如是處胎始

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

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開孔竅
皆得流通然後得成爲人若以道家之說

言之玉清之炁生人上一是爲泥丸上清

之炁生人中一是爲絳宮太清之炁上人

下一是爲丹田玄元始合爲九炁生人九

生人三百六十骨節八十一分神生人八

十一關節東方八天七宿屬陽明生人三

魂西方八天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

八天七宿屬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

宿屬北極生人玄津無量妙一結爲紫戶

天中王炁上爲胎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

炁下液如始一月齋單無量天真胞命元

一黃演之炁下浹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

無受天嶽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浹是

也九炁既浹又有甲子水神爲之調暢血

脈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爲之調理肌肉使

越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或

以衣受或以衾受若亦如之如是處胎始

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

牙甲午火神爲之和悅五臟混合百神甲

辰風神爲之保固胎息呼吸陰陽甲寅木

神爲之灌鍊筋骨通貫百骸但凡一身之

中五臟六腑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臟水

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

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若

以北斗論之則一元所受百歲在生運之

盛衰身之度數無非斗也當生之時先天

司馬在庭九天爲之稱慶太一爲之號符

帝君爲之品命主籙爲之勑籍司命爲之

定算五帝爲之監生聖母爲之衛房天真

地祇三界備守經所謂得還人道擢形太

陽驚天駭地貴亦難言豈不然乎於爾何

負而乃敢殺之罪其輕乎所以爾者不過

以家業不厚而厭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

欲滅口今有平生無子或有而又復不育

或有而身不及是或臨老而子已先死皆

其報也

贊曰

古有隱慝 震廟必眚 人行陰惡

降爲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郎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

此又展退十年降爲第四甲第四十八人

及四發薦又挑隣家室女屢與之合坐此

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

忍彼荼毒

行多隱僻

傳曰隱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亂人家最

能損行瀆倫亂種獲罪最重昔李登年十

八魁鄉薦繼又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

不足爲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行

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諸師請問師

曰俟爲詢之他日爲人上章適天門未開

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事叩之

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

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

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隣女事雖未諳

因怒其父據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

十年降爲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

橫俊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

降爲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郎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

此又展退十年降爲第四甲第四十八人

及四發薦又挑隣家室女屢與之合坐此

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

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

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嗚呼豈但一死

而已哉異日受主便當得絕嗣之報政和

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

數囚囚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

之皆姦事也公路罔然未知處決俄見一

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

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

淫泆報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

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于世今前街後

市誇掉風流無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輩

並已見報屈指可數然則隱僻之行是可

爲乎

贊曰

鬼神所誅 間室屋漏 通道大都

迹或容掩 心不可誣 幸人知過

維德之符

傳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竈君奏言世人

晦臘歌舞

贊曰

功過之日曆者五臘也乃五方五老五炁
天君攢會生人善惡之日其日五炁天君
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獄三萬六千
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祿壽算
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于錄中正月初一

鄧都北帝太陰天君亦於此日引出生人
久遠先祖父母眷屬乃至幽獄鬼魂取問
住在陰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結孽所致
端由墳墓見在何處子孫名為何人既得
子孫兄弟親姻九族名姓即攢集校定以
爲生人罪狀如積劫未有追贖定當延累
生人此日先靈眷屬皆得釋放各歸本家
受領享祀爲子孫者自當憑仗道法祭祀
追贖信能如是按經所說幽冥之間一一
得福然則晦臘之日當追贖半可歌舞半

○月晦日七魄亦復流蕩散遊于外上清真人曰晦朔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垢正席而坐所以爾者檢制魂魄而消滅屍鬼也不睡尤佳玉燭寶典曰月之朔旦士女皆當滿裳斟酒於水湄以爲度厄然則可號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爲端起乎此其可不謹況瞋爲功德劫賊最能燒人善根但瞋火起時善念何在不聞唐若山以篤尚正真性無忿恚遂能親遇太上乎華嚴首坐行業素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至。

號起爭大抵謂曰者月首也。且若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爲端起乎。此其可不謹。況瞋爲功德劫賊最能燒人善根。但瞋火起時善念何在。不聞唐若山以爲尚正真性無忿恚遂能親遇太上乎。華嚴首坐行業素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至爲蟠乎。

爲蟠乎
贊曰

月旦曰吉 兮其嘉祥 告朔之禮
奉以餼羊 意在謹始 敬共以將

怒爲憤德 焚和自傷 宜定奉宗

以發天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悉素天七寶金門素靈皓闕校定骨體枯
盛學業文籍名宦等事十月初一日名歲
臘集於五炁玄天洞陰朝單鬱絕玄濛黑
靈閣中校定祿料耗散官祿衰微壽算將
盡疾病輕重變化飲食等事十二月臘日
名侯王臘集於玄都洞元王宸玉賓戊己
金闕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
處所受祿分野遊魂恠夢乃至衆惡災祥
否泰延厄時日及驛馬衰旺等事嗚呼凡
遇此日萬一有過一書黑簿罪可贖乎況

朝旦號怒

大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